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英] 狄更斯 著
张俊萍 译

雾都孤儿

Oliver



《雾都孤儿》是一部伟大的社会小说，也是狄更斯文学创作生涯真正起步的标志。在他二十一岁时，狄更斯只是为各家报刊撰写随笔和短篇小说。这些配以插图的随笔和小说为狄更斯赢得了大量忠实的读者，在他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之后，越来越多的出版商竞相争抢着拉拢狄更斯。从此，狄更斯真正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农村读物出版社



随身听名著

雾都孤儿

世纪博宇 主编

[英] 狄更斯 著 张俊萍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书强出向群, 吴静页装, 编印版出计图源本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都孤儿/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张俊萍
译.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7. 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5040-9

I. 雾… II. ①狄…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878 号

责任编辑 刘宁波、张丽四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文学创作生涯真正起步的标志。在二十一岁时，狄更斯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速记员……当时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为各家报纸和期刊而写的随笔和短篇小说方面。这些配以克罗克沙克插图的随笔和小说为狄更斯赢得了更大的成功，捕获了更多的读者，这使他萌发了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冲动……这就是《匹克威克外传》。随之而来的半年里，越来越多的出版商竞相争抢着拉拢狄更斯。他担任了一家新杂志《本特里杂志》的主编一职。从此，狄更斯迈上了真正的小说创作的生活之路。

也许这是创作主题方面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主题……我一心一意地扑入奥利佛的创作中去。

在后来狄更斯为《雾都孤儿》所写的序言中，显示了他创作时清晰的宗旨：

我希望从小奥利佛身世表现出善有善报这条规律——在各式各样的逆境中存活下来，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

奥利佛受磨难的根源是伦敦社会中的黑帮罪犯。狄更斯与某些当代小说家用浪漫的文笔刻画这些罪犯是不同的……狄更斯刻画的是他们的“悲惨现实”。而正是这种“现实”构成了这部小说迷人而永恒的魅力。这些“现实”均来自于狄更斯的细致观察。这点在他所写的有关伦敦街上和刑事法庭上的随笔里早就有所显现。此外，了解这些“现实”的另一途径就是狄更斯自身的经历……

围绕着主人公奥利佛的身世，狄更斯展现了不同层面上的真实性。以传统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和流行的爱情故事来叙述一个有着真正高贵血统的孩子成为一名可怜的孤儿后的悲惨故事，来揭示“善有善报”这条规律的永久性……（他）捕捉到新近修正的济贫法的苛刻性和教区贫民教习所所包含的讽刺性。一开始，《雾都孤儿》头几章发表后，就明显地有着“待续”意思，但狄更斯却未公开声明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只是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这是一篇“论文”，只是对新济贫法的“一窥”。然而这“一窥”以尖锐的姿态贯穿了数章；小说的副标题“教区孩子的历程”更是加强了“一窥”的力度感。许许多多的读者为贫



民教习所所展现出来的画面所吸引，奥利佛的“我还要”这句话成为经典四处流传，而生动的人物——教区干事班伯尔先生——已成为小暴君和自以为是的小官吏的代名词。

《雾都孤儿》是具有独创性的。它集中体现为狄更斯以一个孩子为创作激情和叙述的焦点……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孩子而内容又不同于儿童读物，这在1873年几乎是首例……小说一开始就激发了读者保护欲望下所产生的同情。与狄更斯后来小说中男女儿童角色相比，无依无靠、双手空空的奥利佛能拥有读者们更强烈的同情……评论家奇斯特顿认为：“奥利佛所以令人同情，因为他是乐观的……他一直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但作为所刻画的一名“男主人公”，奥利佛理所应当并不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的受害者。所以狄更斯很明智地在小说开头就叙述了奥利佛所做的“主人公般”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同时也推动了情节的展开：如成为经典的“我还要”的场面，为了母亲名誉而与诺亚打架，以及他逃亡伦敦时的情形。

对于狄更斯所表现的这一主题，一些评论家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奥利佛的美德与作者对造就奥利佛社会制度的批判是不一致的。但是，奥利佛是独特的，狄更斯与这些评论家相比更了解社会。在他看来，诺亚在慈善学校所受的虐待，和费吉手下的人甘愿做学徒，当盗贼，这些都是典型的事例……对于南希这个人物，狄更斯在再版时对她的心理变化做了些铺垫，希望将她塑造成“邪恶世界中的好心人”，这对于狄更斯而言会更加凸显小说主题。

但是，当时的期刊撰稿者赛克瑞（Thackeray）的矛头尤其指南希。他认为：女主人公南希决非受害者而是杀人犯。令狄更斯恼怒的是，他攻击性地认为狄更斯属于布尔沃·利顿和安斯沃斯那类的作家，他们所塑造的盗贼并非“彻头彻尾的坏人”，而是“风流人物”，“理想化了的人物”……

狄更斯心里有着详尽明晰的观察资料，因此他自信地宣称：争论南希这个女孩的行为与性格是否可能正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是事实本身”。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就整部小说而言这是否具有说服力。赛克瑞的评论过于轻率，忽略了狄更斯所刻画的南希行为与性格变化的过程及其复杂性的全貌。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读者应该认真体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无疑，作者是把这一部分放于全书的中心位置的。早期狄更斯就曾写道：“我是有意地让南希做出非同寻常的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狄更斯力图以南希的形象塑造来融合他的两个创作目的：一是展现“罪犯的真实生活”；一是揭开“善良的人不畏任何逆境并终能生存”的规律。



本作中的某些人物来源于伦敦最罪恶、最堕落下流的人，描述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被人视为有伤风化的行为。

这种观点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我在本书创作过程中发现生活的渣滓与类如奶油浮沫的生活的精华同样可启人心智、育人伦理，只要这些渣滓所言不是低级下流之语。因此，我斗胆可以定称，这种观点盛行的时期不见得会持久。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自己的路上行进。在我所读的描写盗贼的书，那些窃贼都是风度翩翩，魅力十足（甚至可以算是可亲可近）；他们穿着考究，钱财不断，坐骑精良；他们胆大包天，但又敢做敢为，风流倜傥，情场得意，歌酒色赌样样精通，颇有盖世英侠之风。可是，我仅仅在霍加斯作品中看到了悲惨的现实生活的图景。在我看来，如果塑造这些现实中存在的窃贼分子，那么就应描绘出他们丑恶变态的嘴脸、卑劣的品行和可悲的生活，如实地展现他们是如何心怀叵测地在最肮脏的人生路上苟且偷生，除了前面阴森可怖的巨型绞架外别无出路，故而我认为反映这些人或物也就是为社会所需于社会有益的一种尝试。于是，我尽情地投入其中。

就我所知，每一本涉及此类人物的书总是赋予他们浑身上下无穷的魅力。即使是《乞丐歌剧》也把窃贼生活描述得令人向往和嫉妒不已：剧中主人公麦克希斯拥有支配一切的魔力，他不仅征服了剧中最美丽的姑娘和唯一纯洁的人物，而且俘虏了意志薄弱的观众——他们把他当做伏尔泰所说的买得权力率领千军万马与死神争一高下的戎装英侠，敬慕之余纷纷效仿。约翰逊曾提出人们是否会因麦克希斯死刑缓期这样的处理而成为盗贼。我觉得这并非问题的要害之处，真正的问题在于——会不会因为麦克希斯被判死刑或者由于这世界上还有皮丘姆和洛基特这类人物的存在人们就不敢做贼了？我坚信，面对这个盗贼放荡风流、成就非凡、好处多多的一生，任何心存此艳羡之念的人是不会将之作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与训诫的，他们眼中只有那通向幸福，铺满鲜花的光明之途，尽管这条路的尽头是耸立于泰伯恩刑场的绞架。

平心而论，对于盖伊这个智趣横溢的剧本来说，它的中心目的是来讥讽社会，此外还关注其他更为广泛的目标，但全然没考虑到这方面会产生的副作用。与此类似的还有爱德华·布尔威爵士的广为流传的小说《保罗·克利福德》，他们在创作时并未认识到该书与此问题有多大关系，也无这种意图。

在本书中也描写了窃贼的日常生活，但这又是何种生活方式呢？对于不良青年和



愚笨少年它有无吸引力与诱惑力？这里，没有月夜草原纵马诗意的画面，没有在舒适惬意之处寻欢作乐畅快的场景，没有令人咂舌艳羡的高贵得体的衣着，没有多彩的锦缎刺绣与花边，没有长统马靴、猩红披风和褶裥，没有自古以来“那种走此道”的英侠本色的潇洒与风流。有的只是又冷又湿无以藏身落脚的伦敦子夜的街头，邪恶压榨下的污垢之所，饥谨与瘟疫出没之地，还有那勉强挂在身上破烂不堪的衣衫——所有的一切又有何美可言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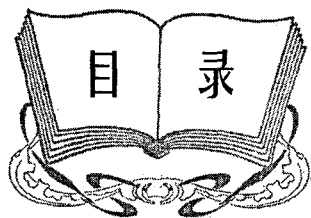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生来就过于高贵雅致、娇柔脆弱的人，他们是无法面对这种可怕的场面的。这并非是说他们对罪恶在本能上就排斥和厌恶，而是只有精心装扮过的罪犯才能满足他们的口味，如同吃肉必得加作料一样。身着绿色丝绒的马萨罗尼风度迷人，而以斜纹粗布裹身的赛科斯却令人厌恶。马萨罗尼太太因其时髦服饰与新潮短裙而为人造型剧中模仿，在通俗歌本上刊印；然而身上只是棉布衣服、廉价披巾的南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德”对脏袜子是退避三舍的，而“邪恶”配以缎带和美丽的服饰便如同已婚女子换姓氏一样就革新换面为“浪漫”的化身。您能说不怪吗？！

但是，反映严峻的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本书的宗旨，其中也包括如实反映在好多小说中被美化吹捧的那类人物的穿着服饰。故而，我不会为了取悦某些人而遮掩“逮不着”机灵鬼漏洞的外套或南希那沾着一片卷发纸的乱糟糟的头发。我不信某些人真的会因此吃不消、受不了。我无心改变他们的心态，也不注重他们的评价，我既不指望他们的首肯，又从不为逢迎他们而去创作。

有人提出，南希如此一往情深于那个凶残无情的窃贼似乎是违背常情的。此外，又对赛科斯颇多非议——恕我斗胆而言，这样一来他们的话可就自相矛盾了——他们一方面认为赛科斯身上毫无悔改之意，有点儿过度夸张；另一方面又对他的情妇身上悔改的迹象颇多非议。在我看来，世界上存在着一批没心没肺、麻木不仁的人，他们确实是无可救药的坏蛋。不管怎样我对此点是深信不疑的：诸如赛科斯此类的人确实存在着，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事态发展中其一举一动绝不会流露出一丝善良的人性。对于这些人，究竟是人性已泯灭无存还是触动人心的弦线生锈或有待查找呢，我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们存在这一事实我绝对有把握。

争论南希这个女孩的行为与性格是否可能、正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是事实本身”。只要曾注意过生活的阴暗面的人一定都知道这是真实的。从这位可怜的姑娘一露面到她那血淋淋的头偎依于那窃贼怀中为止，这里的每一句话无一夸大其词或言过其实。上帝作证这绝对是不掺一分虚假的真实，它就是上帝存留于那些堕落而又不幸的人心中的真正情性，是残余的一丝希望，是荒草狂生枯井内最后一滴清水。有丑恶不堪入目的，也有美丽动人的，这里包含了人类本性中最好与最坏两个极端。这种现象充斥着矛盾，异态和绯闻奇思，但它是确确实实的事实。令我高兴的是有人对之提出质疑，这使我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如果我原来缺乏信心的话），认定了述说此情况的必要性。

公元1850年，在伦敦的一位高级市政官公然宣称雅各岛并不存在，而且从未存在过，这实在令人惊讶。公元1867年，雅各岛存在依旧（毫不为规矩所左右），尽管那里改善不少并变化巨大。



第一章	奥利佛·忒维斯特的出生地及降生	1
第二章	奥利佛·忒维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3
第三章	小奥利佛·忒维斯特与绝非闲话的烟囱清洁差事擦肩而过	9
第四章	奥利佛另谋新职，初入社会	15
第五章	奥利佛与新同事相处，在第一次葬礼上就颇不满于主人的买卖形象	20
第六章	在诺亚辱骂下，愤怒的奥利佛奋起自卫，令诺亚大吃一惊	28
第七章	奥利佛不屈地坚持战斗	31
第八章	奥利佛步行去伦敦的途中路遇一位古怪的小绅士	36
第九章	本章不烦赘述地进一步介绍这位可亲的老先生及其前途 光明的高徒们的一些情况	41
第十章	以昂贵的代价奥利佛从更深层上认识了新伙伴，获取了 真经——此章虽短小却分量不轻	45
第十一章	本章介绍治安推事非恩先生及其如此这般的断案	48
第十二章	奥利佛荣幸获到前所未有的照料与关照；笔者回头转叙 那快活的老先生及其高徒们	53
第十三章	向聪明的读者隆重介绍几位新角色，顺便交代与 这部传记有关的几件趣事	59
第十四章	本章将告诉您奥利佛在布莱罗先生家里的详情，以及格利威格先生 在奥利佛离开家门时发表的惊人预言	65
第十五章	本章叙述老犹太和南希小姐对奥利佛的钟爱	72
第十六章	本章讲叙奥利佛被南希抓走之后的情形	76
第十七章	奥利佛的命运依然很糟糕，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也到了伦敦损害他的名声	82
第十八章	面对着良师益友们，奥利佛该如何度日	88
第十九章	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将在本章讨论并被确定	93
第二十章	奥利佛被托付给了比尔·赛科斯先生	99
第二十一章	在艰辛的远征路途上	104
第二十二章	夜盗	107
第二十三章	班伯尔先生和一位太太的一次怡人交谈，说明即便是冷漠的	



	教区干事也会有温情脉脉的时候.....	112
第二十四章	本章将提及一个十足的可怜虫，虽然篇幅不长， 却对此部传记有着重要意义.....	117
第二十五章	在本章里，笔者将回头交代一下费吉先生及他那班同伙的情况.....	120
第二十六章	在本章内，将有一位神秘人物粉墨登场，而且还会发生许多 与这部传记密不可分的事情.....	124
第二十七章	为前面某一章很不礼貌将一位太太撇在一边而赔礼补过.....	132
第二十八章	找寻奥利佛，讲述他的遭遇.....	137
第二十九章	对奥利佛前来投靠的这户人家做一个介绍.....	143
第三十章	叙述来访人对奥利佛的印象.....	145
第三十一章	巧妙渡过紧急关头.....	150
第三十二章	奥利佛开始与好心的朋友们在一起，过上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156
第三十三章	这一章里，奥利佛和他朋友的幸福意外受挫.....	161
第三十四章	本章介绍一位刚出场的青年绅士以及奥利佛的又一次冒险经历.....	166
第三十五章	这一章，奥利佛的奇遇不了了之以及哈利·梅莱与罗兹 作了一次重要谈话.....	172
第三十六章	本章极短，似乎无足轻重，但就其承前启后的过渡性， 还是应该读读的.....	176
第三十七章	这一章，展示了婚姻前后情况截然不同的平常现象.....	178
第三十八章	这一章讲述班伯尔夫妇和蒙克斯夜间会晤的经过.....	184
第三十九章	本章有几位读者熟知的可敬人物再次出现，并讲述了蒙克斯与 老犹太密谋的过程.....	190
第四十章	衔接前文的一次奇怪的会谈.....	198
第四十一章	本章又有若干新发现，并表明意外之事往往接二连三， 如同祸事不单行一样.....	202
第四十二章	奥利佛的一位故交显示出明白无误的天才特征， 一夜间名噪首都.....	208
第四十三章	本章将告诉您：“逮不着”也遇上了麻烦事.....	214
第四十四章	南希无法应诺赴约，罗兹·梅莱空等一场.....	220
第四十五章	诺亚·克里勃尔被委派秘差.....	224
第四十六章	赴约.....	227
第四十七章	南希惨遭赛科斯毒手.....	233
第四十八章	杀人犯逃跑了.....	237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终于与布莱罗先生见面。他们的谈话以及打断了他们的消息.....	243
第五十章	围剿.....	249
第五十一章	本章将揭开几个难解之谜，并议成一门只字不提财礼的亲事.....	256
第五十二章	老犹太最后的有生之夜.....	264
第五十三章	最后一章.....	270



第一章

奥利佛·忒维斯特的出生地及降生

这是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为避免种种后果影响，我又无意让它挂个虚名，倒不妨暂隐其大名。与当时英国各地一样，这里从立着的公共设施中也设立了一种机构：贫民教习所。本章所要论述的那个人就出生于镇上的贫民教习所。具体出生的日期我不想啰唆，反正这于文无补，至少目前来说是无所谓的。

当这名婴儿在教习所被教区医生接到这个烦恼的世界上后，这个小东西能否存活，并且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令人心存疑虑。故而，这本传记极可能不会问世，即使问世也只是几页薄纸。即便如此，它也将成为古往今来世界文献传记中最简洁而又最可信的典范之一，人们绝不敢低估它的价值，忽视它的优点。

尽管我不能说，生于贫民教习所是一种最幸运和最值得羡慕的事情，但我敢打保票，这对当时境遇中的奥利佛·忒维斯特而言的确是天赐其福。当时，小奥利佛·忒维斯特自行呼吸是相当困难的。如此繁复的呼吸却因习惯，偏偏成为一个人自然生存下来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很长一段时间内，小东西躺在一块小小的褥垫上艰难地喘息着，挣扎于生死两界，死神召唤着他，生命的天平已然倾向阴世。在这关键的瞬间，幸亏奥利佛身边没有围成一堆的心急火燎的祖母外祖母、姑姑阿姨以及经验丰富的保姆、专业大夫，否则他必死无疑。这时的小东西只有两个人料理：一个是教习所收容的穷老妇，她正因贪喝难得的啤酒而有些迷迷糊糊；另一个是因合约而专干此差使的教区医生。于是，奥利佛与命运艰难的较量，终于以奥利佛不挠的奋斗，得以缓和的呼吸而告终。小东西在出生后三分十五秒之后，打了一个喷嚏，哭了起来，哭声在几近窒息的三分十五秒后爆发出来，尤其嘹亮。他的降生，他的哭声，向贫民教习所里的人们宣告：又一个沉重的包袱，甩落在教区的肩上。

小奥利佛的哭声证明了自己的心肺活动既健全又运动自如。于是，随便扔在铁床上的破被子便被他弄得蠕动起来。这时，一个微弱而且模糊得近乎自语的声音，从病床枕头上一个衰弱的年轻女子那毫无血色的脸上传了出来：

“噢，让我闭眼之前，看一眼这孩子吧。”

医生正坐在壁炉旁，伸着两只手掌烤火，搓着手取暖。听到这可怜的声音，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到她床前，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善的态度对她说：



“哦，对您来说，死神还离得很远呢。”

“我的天哪。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死，不能。”充当护士的老寡妇接过头头嘀咕着。刚才，老妇女一直在墙角那儿得意十足地仰面品尝着一只绿色玻璃瓶内的好东西。这时，她急忙把瓶子塞入口袋中，大声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她现在可千万不能死，先生。等到她熬到我这么大年纪，生了十三个孩子，除了养活两个，剩下的一个个蹬了腿。而这活下来的两个，也只有和我一样在教习所熬日子。到那个时候，她也就犯不着如此激动了！上帝保佑。对了，姑娘……”老妇人换成一种舒缓的口气接着说，“姑娘，还是多想想做母亲的感觉吧，瞧！多可爱的小东西……”

然而，那可可怜的产妇并没有去体会“做母亲”那奇妙的滋味，她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向着孩子伸出两只手。

医生连忙将孩子放到她怀里。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狂热地在孩子的额头上亲吻着；接着，她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她那投向四周的眼光开始散乱起来；她打了一个寒战，身子忽地后仰——便死了。医生和老妇人急忙又是给她揉胸、擦手，又是按太阳穴，但是她体内的血液渐渐凝滞了，一切无可挽回。他们相互说着慰藉的话，想唤起她那许久未曾有过的希望和安慰，但为时过晚。

“完了，莘格米太太！”医生终于说道。

“唉，真可怜，就这样结束了。”老妇人边说边从枕头边把绿瓶子的软木塞拣了起来，那是刚才她弯下腰去抱孩子时掉那儿的，“太可怜啦！”

“护士，如果孩子哭闹不息的话，你尽可以去找我。”医生一本正经地说着，同时慢条斯理地戴好手套，“这个小东西看着不会太老实。若是他闹得太厉害了，不妨先喂他点儿粥。”他又戴上帽子，在床边停了一会儿，就朝门口走去。突然，他又忍不住回头说，“这个女人长得不错的；她是从哪儿来的？”

“昨晚教区济贫专员派人送过来的。”老妇人答道，“她是倒在大街上被人发现的，大概走了很长的路，鞋底都磨破了。她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这一点鬼才知道。”

医生走到那可可怜的女人身边，弯腰看了看她的左手。

“可怜，又是一个老故事，”他摇头叹息道，“手上又是没有结婚戒指。唉，晚安，女士！”

敬业的医生去吃饭了，护士又捋了几口绿瓶子里的东西，然后在壁炉旁一张矮凳子上坐下，开始为那孩子穿衣服。

衣服，对于人来说太威力巨大、影响非凡了。小奥利佛刚才还赤条条地裹在那唯一可遮体的毯子里，洞察力再强的人也难以判断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也许会是贵族血统，也许只是乞丐所生。现在，他身上套了一件曾多次这样用过的旧而泛黄的白布衫，贱种的标签便立刻烙在了他身上。从此，他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一个为教区所收容，赖在教习所的苦孩子。注定了要做卑微的苦工，吃不饱也饿不死，任人凌辱打骂，为人歧视而又得不到任何怜悯与同情。

小奥利佛在摆弄中哭得特别起劲。若是他冥冥中早已洞悉自己孤儿的身份，为教会执事和济贫专员所左右的命运，可怜的他只怕会哭得更响亮。

第二章

奥利佛·忒维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在以后的八至十个月之内，小奥利佛经受了一系列背信弃义和欺诈行为的磨难，虽然年幼的他并未知晓。他是用取代母亲乳房的奶瓶子喂养大的。教习所例行公事地把小奥利佛嗷嗷待哺和无所依赖的情况如实地汇报给教区当局。教区当局一本正经询问教习所负责人，目前所内是否有一个女人能够担负起专门抚养奥利佛的责任。教习所负责人毕恭毕敬地答复没有。于是，教会当局做出了仁慈而又慷慨的决定：将小奥利佛寄养出去，也就是说，要把小东西送到三英里外一个习艺所分部与二三十个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一块度日。他们是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进行“慈母般关爱”式的管理，这样可以整日满地打滚，而且不必为吃得太饱或穿得太暖而忧虑。这位老女人就是看在每个小孩每周七个半便士的面子上才揽下这看孩子的活的。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对一个孩子来说简直是太奢侈了，这些钱能买来的食品多得会撑坏孩子那小肚皮。老女人可是办事老道，心中精明得透亮，她知道如何既有利于孩子，又有利于自己。于是，她以清晰的头脑逻辑对每周生活费进行科学规划：其中自己受用绝大部分，而用余下的远远低于规定标准定额的费用来抚养那些孩子，以便于他们慢慢地成长——这种实践演绎出的，在低得已不能再低的深渊里可以再挖掘出一处更深的地方的逻辑，显示了她可与伟大的实验哲学家相媲美的非同凡响的才能。

有关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倒是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他曾能动地发明了一整套“马儿不用吃草”的饲养理论，并还将之付诸实践，每天用一根草来喂养自己的一匹马。无可置疑，若不是那匹骏马无法消受第一次完全用清新空气原料做成的美味佳肴而在此二十四小时前就一命呜呼的话，这位实验哲学家定会将其训练成一匹完全不吃饲料，不食青草，仍活得特精神的良驹。可惜异曲同工的是，抚养那群孩子和小奥利佛的那个女人的实验哲学也面临着严峻的类似结局的挑战。当有条不紊地用少得可怜并且毫无一点儿营养的食物来训练一个孩子维持生存的过程时，那些不幸的事件常会以百分之八十五的几率发生：孩子要么在饥寒交迫中病倒；要么因看护不善跌落火炉而死；要么稀里糊涂地差点儿给闷死。在上述的任何一条途径中，那些可怜的小东西们总是被死神抢劫到另一个世界，与自己生前从未谋面的亲人们团聚。

管理人员在翻动小犯人们的床架子时，竟会疏忽到无视于床上有一名教区送来的孤儿，而将其摔到地上；或者，漫不经心地在集中洗刷过程中把孩子烫死（不过，后者难得发生一次，毕竟这种集中洗刷之类的事情在教习所可谓少得微乎其微。）——教区当局对之有时要进行审讯，这倒是件难得一观的趣事。每逢这种场合，陪审团或许会突发奇想，开动脑筋质问出许多令人讨厌的问题，或者教区的居民就会情绪高昂，民愤激荡地联名抗议。殊不知这种头脑发



热的举措很快会为教区当局派出的医生和干事那“确凿”的证据所平息。孩子的尸体按照规定仍由教区医生解剖，医生证明孩子肚里空无一物——非中毒而死（这倒很有可能）；而教区干事又宣誓对小孩的口粮供给绝对符合教区当局所定的标准（其忠贞只差掏出心了）。其实，这倒不能怨干事提供伪证，因为每逢理事会要定期监察寄养所时，总会有一名干事事先去通知。这样，当他们莅临视察工作时，孩子们个个被打扮得干净舒服，使人赏心悦目，满意之余人们还能再挑剔些什么呢？

这种寄养制度，谁能指望着会出现什么奇花硕果。小奥利佛·忒维斯特直到他满九岁的那一天，仍然只是个瘦弱的孩子，身材矮小，脸色苍白，腰骨细软。而他却因为天性或遗传因素拥有一颗善良而又坚毅的心灵。他那颗心灵能够得到如此充分的发展，其功劳倒也应该归属于寄养所那极其差劲的营养供给。或许正是这种待遇使他能好歹活到了九岁。不管怎样吧，这天正是他九岁的生日，他在煤窖里庆祝自己的生日，客人只有他自己精心挑选出的两位小绅士。他们仁竟然胆大包天、忘恩负义地喊饿，故而被赏给一顿好打，然后被关禁在那里。正逢此时，摩恩太太突然看见教区干事班伯尔先生站在菜园大门外，着实吓了一跳，此时他正在吭哧吭哧地拨弄着大门上的小门。

“我的上帝！是您呀，班伯尔先生？”摩恩太太把头伸出窗外喊道，满脸浮现出恰如其分的喜出望外的神情。

“苏珊，把这仨臭小子带上楼，赶快替他们洗一洗，收拾一下。”

“老天哪，老实说，能看到您我实在荣幸，班伯尔先生！”

班伯尔先生人长得胖，性情又是很暴躁，所以，他对摩恩太太如此热情亲昵的招呼不但当作耳旁风，而且恶狠狠地摇了几下那扇小门，并接着赐给它一脚——这一脚除了教区干事谁还能踢得出来呢？

“天哪，瞧我这记性，”摩恩太太说着便奔跑出来（这工夫三个孩子早被拎到楼上去了），“真是糊涂！我竟忘了门是从里面闩上的，唉，都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着想呀！请进吧，先生，快进来吧，班伯尔先生，您请，先生。”

尽管摩恩太太在这番热情洋溢的邀请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配足了可以使人软心消气的屈膝礼，这位教区干事班伯尔先生却丝毫不为所动。

“摩恩太太，把专门为与教区收养的孤儿有关的教区公务而来的教区公职人员关在门外，你认为这样闭门让人等着合乎礼节，做得得体吗？”班伯尔先生紧紧攥着手杖怒冲冲地质问，“摩恩太太，可不要忘了你自己可是身肩教区重托，并且还领取薪水的！”

“班伯尔先生，刚才我是太急于告诉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您来了，他们可是非常喜欢您的。”摩恩太太诚恳恭敬地回答。

班伯尔先生一向就标榜自己口才棒极，身份非凡。既然现在他不仅展现了雄辩的口才，又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态度也就开始有所缓和。

“好吧，摩恩太太，”他的口气稍见舒缓，“也许就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当然事实可能如此。那就带路先去屋里吧，摩恩太太。这次来我可是要务在身，得向你传达一下。”

摩恩太太把这位教区干事领到一间地上铺着方砖的小客厅，拉过椅子来让他坐下，又很有

眼力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班伯尔先生将额头上因赶路而冒出的汗擦了擦，心满意足地朝桌上的三角帽看了看，脸上浮起了微笑。显而易见，他露出了笑容。教区干事毕竟也是人嘛，所以班伯尔先生也会笑的。

“班伯尔先生，您看您走了好长的一段路，我说什么您可千万别见怪，走了这么长的路可得要喝一口，您说呢，班伯尔先生？”摩恩太太嗔声嗔气地说。

“一点也不喝，决不喝。”班伯尔先生装模作样地摇摇右手回答说。

“要我看，您还是喝上一口才是。”摩恩太太观察到干事煞有介事的拒绝口气和手势后便说，“只喝那么一口，一小口，掺点凉水，再加一块糖。”

班伯尔先生干咳了一下。

“好，我就只给您弄上那么一小口。”摩恩太太察言观色伶牙俐齿地劝道。

“哦，是什么呀？”干事问道。

“哎，也不过是我这儿常备的一点儿东西，只要赶上这些有福气的孩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再兑上些达菲糖浆喂他们，班伯尔先生，”摩恩太太一边回答，一边从屋角柜橱中取出一瓶东西和一只酒杯，“这是杜松子酒。真的，班伯尔先生，我不骗您，这就是杜松子酒。”

“你还给孩子服用达菲糖浆吗，摩恩太太？”班伯尔先生边盯着那有趣的调酒过程边顺口问道。

“愿上天保佑这些孩子，不错，虽然有些贵，但我还得让他们服用。”这位看护人回答说，“先生，您是知道我的，我是从不忍心眼睁睁地看他们在我这儿受一点点苦的。”

“不错，”班伯尔先生表示赞许，“你的确不忍心。你是个仁慈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摩恩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到桌上。“我会马上在适当的时候向理事会汇报此事的，摩恩太太。”他顺手把酒杯拿来放到自己面前。“你拥有慈母的胸怀，摩恩太太。”他把掺了水的杜松子酒调匀。“我非常乐意为你的健康干杯，摩恩太太。”他一口下去就喝了一半儿。

“好，言归正传，谈谈公事了。”干事边说边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没做完洗礼就取名字为奥利佛·忒维斯特的孩子，今天该满九岁了吧。”

“愿上帝赐福于他！”摩恩太太插嘴说，又用围裙角使劲揉了揉左眼。

“教区当局先是出了十镑悬赏，后来又提高到二十镑赏钱，尽管做了这么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是超乎想像的努力，”班伯尔先生说，“我们还是对他的父亲是谁的调查毫无进展，他的母亲的住址、姓名和身份也是不得而知。”

摩恩太太吃惊地抬高双手并沉思片刻说道：“可是，那他怎么会有自己的姓氏呢？”

干事挺了挺胸，正襟危坐着得意地说：“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是您，班伯尔先生？”

“正是在下，摩恩太太。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来给这些可怜的孩子命名的。前面一个孤儿是S，我就给他取姓为斯万布尔（Swubble）。下一个正好轮到T，我就叫他忒维斯特（Twist）。他后面的就该是范温（Vanwin）了，再下面的是维尔金斯（Wilkins）。我已从A到Z二十六个字母想出了不同字母为首的姓氏，等轮完最后一个姓氏，可以再从头开始。”

“我的天，您的文思真是敏锐，真了不起，班伯尔先生。”摩恩太太说。



“过奖，过奖，”教区干事闻听此言早已喜形于色，“勉强强算得上，勉强而已，摩恩太太。”他将那余下的杜松子水酒一饮而尽后，又接着说，“奥利佛现在已九岁了，不应该再留在这儿了，理事会决定让他回教习所去，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他带回去，你让他来见我。”

“好，我去把他领来。”摩恩太太说道，马上就离开客厅去找奥利佛。在这么长时间内，奥利佛那蒙在手上脸上的一层泥垢早就被擦洗过了（洗一次也就只能勉强擦去这么点儿），他那仁慈的女守护神便领着他来到小客厅。

“奥利佛，还不给这位先生鞠个躬。”摩恩太太吩咐道。

奥利佛于是面朝在椅上坐着的干事和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帽之间鞠躬致了个礼。

“你乐意随我离开这儿吗，奥利佛？”班伯尔先生郑重其事地询问道。

无论跟谁，只要能离开这儿，都是正中奥利佛心怀的，可他刚一抬头，正好看见站在干事椅子后面的摩恩太太那怒气冲冲的脸和威胁的拳头。他猛然醒悟过来，毕竟这个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多得足以让他记忆深刻，早已深深领略了它的内涵。

“摩恩太太不跟我们一块去吗？”奥利佛可怜兮兮地问道。

“不，她可忙得无法脱身，”班伯尔先生回答，“不过，她有时间的定会常去看看你的。”

对小奥利佛而言，这可不能说不是个大安慰。小奥利佛虽年龄还小，但也明白此时装出依依不舍留恋的样子乃为上策，若能再流几滴泪水就更妙了，只要想到饥饿以及刚刚受到的禁闭惩罚，哭是最容易的事了。小奥利佛就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摩恩太太紧紧地搂他在怀里，并且给他一片黄油面包安慰他——这可是最实惠的劝慰了，这样小奥利佛到达教习所时也不至于饿得太难看。

攥着摩恩太太慈心大发赏给的一片面包，头戴着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小奥利佛就被班伯尔先生领着离开了那令人憎恶的寄养所。在那儿，他度过了灰暗的童年，几千个日子里从未听说过一句慈爱的话语，从未有一道关切的眼光停驻过。虽然如此，当那所暗淡的房子的大门在他背后怦然碰上时，他心中油然升起那孩子式依恋的悲伤。这儿毕竟还有着许多共患难的伙伴，尽管他们有的很可恶，但他们可是他唯一交往过的朋友，从此将分手离别了，小奥利佛心中不由得被那种落入茫茫人海的孤独感所濡湿。

班伯尔先生迈着大步走得很快；小奥利佛一路小跑，有时甚至紧紧拽着干事镶着金边的衣袖口，唯恐落下。就这样小奥利佛每走一英里路就大约问上四次——是不是快到了？对这种询问，班伯尔先生总是干脆并且生硬地回答他，因为那种由掺了水的杜松子酒所唤起的短暂的好心情，差不多早就蒸发完了，他可得牢记保持自己那威严的教区干事形象。

小奥利佛迈进了贫民教习所的门槛儿，他刚待了不到一刻钟，第二片面包正好吃完时，把他交给一个老妇人暂时照看的班伯尔先生就回来了，告诉他说教区理事们今晚正在开理事会，他们要他马上去一趟。

“木板，怎么还有活的，会开会？”年满九岁的奥利佛可只知单词“board”之义是“木板”，却不知它又指“理事”之类的人，概念的糊涂使他听了班伯尔先生的话直犯傻，不知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不过，班伯尔先生的藤杖可没容他多想就敲了两下他的脑袋，让他清醒清醒，精神振作一点儿。然后他便跟随班伯尔先生来到一间墙壁粉刷得雪白的大房间里，那里有



一张桌子，四周围坐着十几位大腹便便的绅士。首席处有一张较其他座位都高出很多的特殊的圈椅，正端坐着一位特别肥胖的绅士，他的脸很圆并且泛着红光。

“向理事们鞠躬，”班伯尔命令道。奥利佛擦了擦仍在眼眶里转动的几滴眼泪，虽然看不见木板，只有一张桌子在面前，只好朝桌子鞠躬敬礼，幸好歪打正着。

“孩子，怎么称呼你？”那位端坐在高圈椅里的绅士问道。

小奥利佛乍一看到这么多衣着考究的绅士，吓得浑身发抖；干事从后面又用藤杖敲了敲他的后背，他便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于是，他轻微地犹犹豫豫地说着自己的名字，“我叫奥利佛·忒……忒维斯特……”这使得那位身着白背心的绅士取笑他是傻瓜。这可是这位绅士调阅取乐的拿手绝活儿。

“孩子，”坐在高圈椅里的绅士接着问道，“你好好听着。我想，你应该明白自己是一个孤儿吧！”

“‘孤儿’是指什么，先生？”可怜兮兮的奥利佛问道。

“这孩子一定是个白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个穿白背心的绅士接口说。

“别岔开话头。”高圈椅上的绅士说，“你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你孤身一个，是教区把你养大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啦，先生。”奥利佛边回答边越发痛心地哭起来。

“你干吗流泪呀？”穿白背心的绅士问道。在他看来，这孩子有什么好哭的，简直莫名其妙。

“我想你应该是夜夜都向上帝做祷告的，”另一位绅士严厉地加问了一句，“心甘情愿地为费心养育你、照料你的人而做祈祷，这可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是的，先生。”孩子磕磕巴巴地回答。刚才说话的那位绅士虽是随意地一句问话，却无意中阐释出一个道理。如果小奥利佛为养育和照料他的人祈祷的话，他一定尽了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而且干得相当出色。只可惜小奥利佛并没这样做过，因为从未有人对他言传身教过。

“不错！现在带你来这儿，就是让你接受教育，掌握一门技能。”那高圈椅里的脸泛红光的绅士说。

“别忘了，从明天早上六点钟，你就要开始学习扯麻絮的手艺。”穿白背心的绅士脸板着补充了一句。

小奥利佛又在干事暗示下向理事们鞠了一躬，特别感谢他们劳心费神地将扯麻絮这道简单的工序向他施教和传授技艺，然后又被子事匆匆忙忙带到一间空荡宽敞的收容室。小奥利佛躺在那里的一张硬得硌手的床上，呜咽着哭了哭，不知不觉就哭着进了梦乡之中。这是多么难得出彩的画面呀！英国那仁慈体贴的法律竟也会容许贫民如此不受干扰地入睡！

可怜的奥利佛！在梦中畅游的他亏得对身处的现实毫无察觉。他可压根儿也想不到正是这一天一项左右他未来命运的决定被教区理事们表决议定了。

实情是这样的：这些理事会的个个绅士都是些洞察世情、睿智多谋的圣哲，一旦他们将分析的触角落到贫民教习所上时，立刻就挖掘出一个惊人的真相——贫民酷爱此地！这儿是贫民阶层公共享乐消遣的空间；是一个无需花钱就可四季随时享用一日三餐甚至饭后茶点的天堂；



是一个由砖头和灰泥垒起来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人们只需尽情地玩乐却不用劳动。所有的这些可是凡人无法洞察到的。圣哲们震惊之余就深谙此道地精明地策划着：“这种现状只有我们才能纠正过来；我们必须马上彻头彻尾地加以改革。”于是，具有极大自由选择性的规章制度便摆在了贫民阶层各个成员面前，供他们自愿抉择（他们可决不威胁强迫任何人）：要么待在教习所里慢慢地空着肚子见上帝；要么就站在教习所外面快快地饿死。与之配套的英明政策是，他们先与水厂签订了无限制供水的合同，又与面粉商签订了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片的合同；按规定一天三餐均是稀粥，一周三次增发洋葱头一个，星期日多发半个面包卷儿。此外，还有数不清关于妇女的制度，都充满着智慧和心血但又不乏人情味，这里就不必再一一详述了。他们想到伦敦民事律师事务所受理离婚、遗产等诉讼案件费用昂贵，就考虑周到地帮助已婚贫民办理离婚或遗产等手续；以前他们强逼着男人赡养一家老小，如今却又转脸助他一臂之力打碎整个家庭，荣升为光棍一条，自由之身！若不是连带条件是必须进教习所的话，这最后两条规定不知又会引诱社会各阶层多少人申请救济。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为理事会那些谋士们所料到，故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要想得到救济，请君先入教习所喝稀粥，就此一招足以吓退众人。

这项制度正是在奥利佛·忒维斯特被领回来的头半年颇为流行。刚开始的时候，开支很大。因为丧事费用一下子增加不少，收容所里的贫民的衣服得不断改小——不过喝了一两个星期的稀粥，他们就面色青黄、枯如干柴，衣服已是如旗子般在身上晃动。不过，这样一来贫民教习所里贫民的数目也如同他们体重一样不断减呀减，那些理事会的谋士圣哲们因此得意洋洋。

一座很大的石头砌成的墙壁的大厅，厅的另一端放置着一口大锅，这就是男孩子们吃饭的地方。开饭时，在一两个女士的帮助下，一位系着围裙的大师傅便拿着长柄勺子分配稀粥。每位孩子一顿只能领到一小碗这种美味佳肴，只有在遇到盛大的节日时才会幸运地添发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面包。碗倒是从不需要洗刷的，孩子们总是用与碗差不多大小的汤匙来刮碗，通常这费不了太多时间，碗便重现光亮的本来面目了。然后，孩子们便呆坐在那儿，一边眼巴巴地盯着锅，恨不得能将锅里那砌锅灶的砖头拽出来吞下去；一边狠命地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头，连偶尔溅落在上面的粥星儿都一丝不苟地搜索并如获至宝似的抢救回来。这些小男孩的胃口普遍都不错。小奥利佛·忒维斯特和他的伙伴们三个月来在这种慢性饥饿的折磨下煎熬着，他们实在饿得前心贴后背了，饿得要发疯了。其中的一个男孩，个头较同龄人而言颇为高大，始终无法过惯这种鬼日子（他的父亲原来开过一家小饭馆），他黑着脸威胁同伴们：如果每天不再给他一碗粥的话，他可难保哪天夜里不把邻床的一个幼童吃掉。他边恐吓着，边目露恶狼一般凶残的眼光。孩子们对此深信不疑，只好反复商讨，决定以抽签的方式来命定一个人当天晚饭时向大师傅再讨一碗粥来。结果，小奥利佛·忒维斯特中了签。

傍晚来临了，孩子们各自来到饭厅属于自己的位子。两名做助手的女的站在系围裙的大师傅身后，大师傅站在这锅旁掌勺逐碗分粥。粥分好了，饭前冗长的祷告也做完了，孩子们端起碗一扫而空。孩子们开始朝奥利佛挤眉弄眼的，他身旁的人还用胳膊肘撞了撞他。他虽然只是个孩子，但此时在饥饿和痛苦那折磨的驱使下，决定提着脑袋试一把。小奥利佛从饭桌旁边站